



隋唐时期的“猫事件”论析

Analysis of "cat events" in Sui and Tang Dynasty

陈照莹

CHIN ZHAO YING

15ALB00659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9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所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姓名：陈照莹

学号：15ALB00659

日期：2019 年 3 月 23 日

论文名称：隋唐时期的“猫事件”论析

学生姓名：陈照莹

指导教师：余曆雄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猫在何时被传入中国一直都存有争议，与猫有关的文学作品在古典文学中更是并不常见的。但隋唐时期却曾发生多起与猫有关的历史事件，分别是隋代时期郭沙罗、独孤皇后、郑祁耶被猫鬼巫蛊咒害。这三起事件在《隋书》与《北史》中皆有所记载，说的是独孤皇后和郑祁耶被独孤皇后同父异母的弟弟独孤陀以“猫鬼巫蛊”诅咒，而猫鬼源自于高氏，高氏曾用猫鬼杀死自己的儿子郭沙罗。隋文帝得知此事后，下诏明文禁止所有人饲养猫鬼与一切与之相关的巫蛊，这件事又被称作“猫鬼之狱”。猫鬼之狱在隋代轰动一时，因饲养猫鬼而被诛戮的人高达数千家。

之后，唐代武则天被萧淑妃咒骂之后进而下令禁止皇宫内蓄养猫。有学者指出武则天禁猫是受了隋代的猫鬼之狱事件影响，她因隋唐盛行的猫鬼巫蛊而猫有着特殊的恐惧心理。本文将在下文详论武则天畏猫是否与隋代的猫鬼之狱有关。与此同时，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因其柔而害物的个性被称之为“李猫”，而本文也将论述当中的缘由。在后来还有一起猫事件，那便是李后主李煜的次子在佛前嬉戏被猫惊吓而死。

这些历史事件都恰巧与猫有关。本文将从正史中了解事件的经过，对这些事件加以论述。本文也尝试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论析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以及猫的特殊性。

关键词：隋唐；猫；猫鬼；武则天

致谢

这是一篇致谢。因此我在此，感谢论文指导老师余曆雄老师孜孜不倦的耐心指导。感谢每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诲人不倦的教导。感谢家人无条件的包容和支持。感谢每一个在论文过程中曾互相帮助与支持彼此的同学们。

这一篇毕业论文终于来到了尾声。在做这篇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既快乐又焦虑，既憧憬又迷茫。快乐的是我正在做我自己选择的题目，感觉少了一种束缚；焦虑的是不断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所选择的题目。憧憬的是这一篇毕业论文的结果，迷茫的是它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内心的矛盾就像窗外明明有着炎热得烫人的阳光，图书馆里却冷得令人发抖。但是，这篇毕业论文总算来到了尾声，所以这种矛盾的心情也随之而化解了。

我在众多刻苦求学的同学中，绝对算不上是个多么努力的学生。但这份论文我非常努力的完成了。所以，这份毕业论文能够顺利完成，我在这里也要感谢我自己的努力。不论这份习作做得是好是坏，只要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尝试过了，那就问心无愧也不会后悔。

目录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一、绪言.....	1
（一）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1
（二）前人研究成果.....	3
（三）论文构思.....	5
（四）研究资料/书目.....	7
二、猫在中国的文化概况.....	9
（一）猫的起源.....	9
（二）隋唐时期文化中的猫.....	12
三、隋朝“猫鬼”事件.....	15
（一）隋朝猫鬼文化.....	15
（二）独孤皇后、郑祁耶与郭沙罗“猫鬼”事件.....	17
四、唐代“禁猫”事件.....	22
（一）武则天畏猫与禁猫.....	22

(二) 从“猫事件”看猫与佛教之关联.....	26
五、结语.....	29
参考文献.....	30

一、绪言

本文题目为《隋唐时期的“猫事件”论析》，本文将以隋唐时期政治上所发生的几起有关猫的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从史书所记载的这几个“猫事件”中论析猫在隋唐政治的特殊性与这几起猫事件彼此间的关联性。

（一）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在隋唐时期，曾经发生过几件与猫相关的历史事件。首先，是隋朝所发生的“猫鬼之狱”。这起事件在《隋书》与《北史》中皆有所记载，说的是独孤皇后被同父异母的弟弟独孤陀以“猫鬼巫蛊”诅咒。隋文帝得知此事后，下诏明文禁止所有人饲养猫鬼与一切与之相关的巫蛊。据《太平广记》记载，当时因饲养猫鬼而被诛戮的人高达数千家。

在这之后，隋唐时期第二起“猫事件”，便是著名的武则天禁止宫中养猫的事件。这起事件被载于《旧唐书》。这起事件是的缘由，是因萧良娣对武则天的一个诅咒，她诅咒武则天生生世世为鼠，而萧良娣生生世世为猫，要生生世世杀死武则天。武则天因此而对猫产生恐惧，所以下令禁止宫中养猫。

第三起“猫事件”则是李义府被人称之为“李猫”。而第四起猫事件则是李煜之次子李仲宣夭折也与猫相关。史上记载李仲宣四岁不幸夭折，死因是他在佛像前嬉戏时，有一只猫打翻了大琉璃灯，李仲宣被大灯落地的声音惊吓而死。

在这四起事件中，猫都起到了不寻常的作用。其中所提及的“猫鬼”，是隋

朝时期曾经盛行的一种巫蛊之术。在中国古典的医学著作里也略有提及有关猫鬼的疾病。因此，在当时，猫鬼可能是当时人们心中确实存在的一种咒术或是疾病。本文将会探讨“猫鬼”究竟为何物，而隋朝所发生的的这起有关猫鬼的事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之后，本文将探讨这一起“猫鬼事件”对于之后的武则天“禁猫事件”有无关联或直接的影响。而“猫”当时在政治上的定义或寓意着什么，称李义府为李猫的意义是怎样的。最后一起“猫事件”的猫到底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而至于能令李仲宣惊吓而死。这些猫事件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都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本文旨在研究猫在这几起历史事件中的关联，以及猫在当中所呈现出的形象。本文之所以选择隋唐的猫作为研究对象，而非犬、马、狐、鸟等其他动物，是因为猫是一种很特殊的动物，它自身就有着神秘感，在其他文化中往往有着非一般的地位。古埃及的人崇拜猫，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不难找到猫的身影。西方文化中认为黑猫是女巫的宠物，因此极其厌恶黑猫。日本文化中的猫寓意吉祥，现今的招财猫就是源自于日本。可见猫的各个文化中都有着它的特殊性，但一直以来，研究中国的猫的学者历来都不多见。

在上述提及的几起隋唐时期所发生的“猫事件”，给猫带来了一种诡秘的氛围。因此，本文决定研究隋唐时期的这些猫事件，来理清猫在其中的特殊性和作用。

（二）前人研究成果

其中一篇研究隋唐时期猫的论文是由卢向前所做的〈武则天“畏猫说”与隋室“猫鬼之狱”〉。卢向前在这篇论文把武则天之所以畏猫和隋朝史上记载的一

种巫蛊之术联系在一起，指出武则天并不是害怕普通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猫，而是害怕曾出现在隋朝历史中的“猫鬼”。这也是目前所掌握的论文中第一个将隋朝“猫鬼之术”与“武则天禁猫”两起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卢向前引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去支持他的观点，他从史书上武则天的行为去论证武则天对于猫的心理障碍是由当时社会流传的“猫鬼”引发的。卢向前在他的论文里也详细地写了关于“猫鬼”这种巫术的来历。猫鬼的记载除了在史书出现，它也出现在各种古代的医学典籍里，可见“猫鬼”确实好像是活在当时的人们生活里一样，因此对武则天造成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鉴于隋朝和武则天的年代相隔并不那么远，因此，卢向前将武则天的畏猫与隋朝的猫鬼之狱联想在一起确实是有其逻辑所在的，对以后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而言也有其参考价值所在。

在卢向前之后，学者付婷针对卢向前的这一篇论文做了另一篇论文〈武则天“畏猫说”再探——兼论唐代“猫”的形象〉。付婷在她的这篇论文里推翻卢向前说武则天怕的是“猫鬼”的论点，并一一驳斥卢向前的论文中的论证。付婷在她的论文里提出了武则天禁止宫中养猫只是在萧淑妃诅咒之后的一段时间，但“禁猫”却不是永远的禁令。为了论证武则天怕的不是猫鬼，付婷对唐代猫的形象展开了论述，说明猫和猫鬼在当时人的心中是完全二分的两种东西，并且作了猫的形象在唐代是“不仁之兽”的结论，而猫鬼则是一种精神疾病。她认为卢向前提出的武则天“畏猫说”是完全成立的，但是将武则天怕猫与隋代的猫鬼之狱联系在一起则是复杂化了。付婷的这篇论文也是为数不多针对唐代猫的形象作出系统性整理与分析的一篇论文。

同样是继卢向前之后，学者李荣华也对卢向前所提出的猫鬼之说进行了研究。在李荣华的论文〈隋代巫蛊之术新探〉中，着重研究了隋代盛行的几种巫蛊之

术，包括猫鬼、偶人和毒药。卢向前的论文中提到了杨俊之死和猫鬼有一定的联系，但李荣华却驳斥了卢向前的这一观点，李荣华提出了隋代的其他巫蛊之术，并论证杨俊的死与猫鬼并无关系，并总结出猫鬼是盗人钱财的巫术，并不害人性命。

韩林所作博士学位论文〈武则天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中论析了有关武则天和猫的关系。虽然他研究的主题并不是猫，但在他的论文里却有对武则天与猫的关系作出论析，指出武则天怕猫的说法其实是不符合史实的。他指出《新唐书》中关于武则天虐杀王皇后和萧淑妃的事，是取材自《大唐新语》，而《大唐新语》并非正史。《新唐书》对武则天存在偏见，而载入了虐杀的情节且将其夸大。他也从史书中提出论据，论证武则天其实根本不怕猫。

另外，还有非常多的学者对“猫鬼”进行研究，这些论文包括了鄂崇荣的〈崇拜与恐惧——河湟地区多民族信仰猫鬼神的宗教人类学分析〉、赵宏勃的〈隋代的民间信仰——以巫覡的活动为中心〉都有对猫鬼的阐述。

以上几篇论文都是直接联系到本文的研究成果，但历来对于猫的研究实在不多，因此下列的专书与论文只是从侧面联系到本文的题目，并不是对这个课题的直接的研究成果。在清代，有人曾为猫做过专书，那便是黄汉作的《猫苑》。黄汉作《猫苑》的动机，盖因“猫事本无专书，古今典故仅散见于群籍（【清】黄汉等，2016：7）”。《猫苑》里广泛收集了有关猫的传说、典故，黄汉之所以作《猫苑》，是想要效仿古人作《虎荟》、《蟋蟀经》等书，将古籍中凡有记载猫的段落截出来，再按照黄汉的归纳法把这些古籍有关猫的段落分类。

清代王初桐也曾做类似专书《猫乘》，这部专书和《猫苑》的动机有异曲同工之处，是王初桐在看过《相马经》、《驼经》、《虎荟》等关于动物的专书之

后，而萌生作《猫乘》的念头。这也是王初桐的暮年遣兴之作。王初桐在序中写到，虽然《猫乘》无关于大道，但也可以用于致知格物，因此也不妨一读。《猫乘》就作为清代当时的儿童读物面世了。黄汉和王初桐的这本专书为后世研究关于猫课题的学者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基本将所有提及过猫的古籍都做了很好的归纳，对研究这个课题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索引。

除了文化历史的学者之外，中医学的学者也曾对“猫鬼”进行研究。例如范行准在他的《中国医学史略》中曾提出猫鬼其实是一种严重的歇斯底里症。另外，岳胜利等人所编的《简明中医古病名辞典》中对中西病名进行了对照，而当中也包含了猫鬼病，他将猫鬼病释义为江南一带一种名叫射工的毒虫侵入人体所致病初得时或象伤寒（岳胜利等，1988:163）。他们对“猫鬼”进行了中医学方面的研究，并作出了各自的结论。他们的研究也为研究隋唐猫鬼课题的学者提供了较为科学性的解释。

（三）论文构思

这篇文章名为〈隋唐政治中的“猫事件”〉，以隋唐时期所发生的几起与猫有关的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梳理这几起猫事件的关联与猫在当中的特殊性。因此，本文将会收集隋唐时期中载有猫的历史文献，再针对这些文献中所提及的猫事件进行研究。本文将从《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引出几段关于猫的历史，再梳理其中的关系。这几段历史分别是隋朝独孤皇后和猫鬼的关联；武则天在萧淑妃死后就存在了畏猫心理；以及李后主之子李仲宣活活被猫吓死；以及被称之为李猫的政治人物李义府。

在第二章<猫在中国的文化概况>，本文先会梳理猫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国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有猫。猫传入中国，对于当时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功用？人们对于猫的初始印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本文之所以探讨这些问题，是因为猫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更也有一些说法指猫是在唐朝时期才传入中国。也延伸出一些问题，如中国早期文献所出现的“猫”字并不指猫。若本文的课题要展开，就必须解决猫究竟何时被传入中国，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文献所出现的“猫”字，就是泛指我们所认知的猫。在这一章，本文也将会引出隋唐时期有关猫的文学，看看当时人们如何看待这种动物。从文学中也可以大致看出猫在当时人们心中有着怎样的形象。

上述问题得到解答之后，就进入到本文的讨论的核心，那就是隋唐所发生的“猫事件”。第三章<隋朝“猫鬼”事件>将着重探讨“猫鬼”。在前人研究中，卢向前将隋朝所发生的“猫鬼之狱”延伸讨论至武则天所惧的猫是猫鬼。独孤皇后被异母之弟独孤陀以猫鬼咒之；本文将在这一章讨论猫鬼到底是一种毒、一种蛊又或是一种病，隋朝曾经盛行的猫鬼之术，在唐代是否还存在，以及在当时的人们心中，猫鬼是否等同于猫，这一些都是这一章要探讨的问题。

而在第四章<唐代“禁猫”事件>则是要讨论关于唐代武则天的禁猫令，武则天禁猫是否被隋代猫鬼事件所影响导致对猫有畏惧心理。而猫鬼是不是武则天怕猫的原因。再有就是讨论唐代人对于猫的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猫的关系。本文将论析李义府被称为猫的原因。李义府的形象符合猫的哪一些特点，称李义府为猫是带贬义还是一种中性的称谓，从这些方面来看，也可以看出猫在唐代人心中的某一方面的形象。而接下来讨论的是李仲宣之死和猫的关联，李仲宣在佛前嬉戏被猫惊吓而死，到底是因为猫还是因为大灯落地的响声将他吓死，而这件事

情与前面几起猫事件有什么关联。

在最后，本文将针对本文所研究的主题，即对这些“猫事件”的关联性以及猫在这些事件当中的特殊性与形象作出总结。

（四）研究资料/书目

要研究猫在隋唐时期的形象，就必须用到该朝代的文献，隋唐两代的正史是必须的研究资料。《隋书》、《旧唐书》、《资治通鉴》是隋唐两代的正史，这三部史书是具有可信度的，而这三部史书中也分别出现了不同“猫”，当中所记载的猫大约可以反映猫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涵盖了猫在隋唐政治的形象，因此这三部正史是这个课题中不可或缺的文献。上文前人研究结果所提到的两位学者卢向前与付婷所用的第一资料也出自这三部正史。隋唐史书中对于猫的记载，可以说是对这个课题最直接的资料，关于猫的政治形象也必须建立在正史的基础上才可以被探讨。

本文会处理“猫”这个字是从什么时候才稳定下来泛指我们认知的猫，以及猫的别称的问题。因此，许慎《说文解字》也将会是本文的参考书目。本文将从说文解字检索“猫”这个字的含义，借此弄清楚猫在中国早期呈现出的形象。猫究竟是在什么朝代才出现在中国，如果《说文解字》检索得到“猫”这个字，而这个字的解释与我们认知的猫相符，那么就能证明猫早在汉代就传入中国。因《诗经》也曾出现“猫”这个字，因此本文会参考《诗经》的各个注疏，看看《诗经》中出现的“猫”，究竟是不是现今认知的猫。此外，为了了解猫初入中国时的作用，本文也会参考关于生物学的资料，了解猫的特性及对人类社会的作用。

隋唐时期盛行“猫鬼”的说法，而前人的研究也出现了争辩猫和猫鬼在隋唐人的心里到底是不是同一种东西，可见“猫鬼”对于隋唐时期猫的形象研究有着关键作用。“猫鬼”到底是猫还是鬼，是病还是毒一直都有不一样的说法。猫鬼是来自羌族文化，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提到了羌族猫鬼的传说。这部书是羌族的民族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具有一定的权威。因此，本文会参考这部书中对于猫鬼的叙述。对于“猫鬼”曾经有人尝试找出一种科学的解释，因此本文也将会参考范行准的《中国医学史略》，看医学上对于“猫鬼”的科学解释，以及古人对猫鬼的应对方法。

对于武则天到底害怕是猫还是猫鬼这个问题，本文将会参考胡戟等人所编撰的《二十世纪唐研究》，这本著述中有大量唐时期的宗教信仰的叙述，从中了解唐代巫蛊之术是否还一如隋代那样盛行。而当时的宗教体系里，巫蛊之术算是可怕的诅咒与否。

二、猫在中国的文化概况

猫在古代又被称作“狸狌”或“狸奴”。汉代之前关于猫的文献非常少，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是在汉代的时候才有猫的。本文将在这一章探讨猫到底是属于中国本土的，还是某个朝代从别处引进的。因为这样才能了解隋唐时期的猫是否是一种普遍的动物，以及隋唐时期人们对于猫的熟悉程度。猫在中国的历史越长，隋唐人就越了解这种动物。

在已掌握的资料当中，可以非常确定隋唐时期是已经有猫的。因为隋唐时期提及猫的文献不在少数，例如上文所提及的隋朝“猫鬼”，武则天“畏猫说”等。而到了宋朝时期，猫似乎变成了民间的宠物，甚至还有专门以猫为题的“咏猫诗”，以及以猫为题的“狸奴画”，这些专门以猫为题的作品在宋以前的朝代是不多见的。但是唐宋两代相隔不远，因此本文将在这个章节探讨养猫的风潮到底是仅存于宋代以及宋代之后，还是早在隋唐时代就流行养猫。

（一）猫的起源

猫是一种野性的动物，它们本来并不是和人类社会一起生活的家畜。猫和人类产生连接以及被人类驯化的原因，无论在哪一个文化中都是几乎达成一致的，那就是为了在农业社会中扮演治鼠患的角色。例如，在古埃及农业社会刚起步时，野猫就从沙漠迁徙到了人类社会，从而被驯化。在中国，猫更是被视为老鼠的天敌长达数千年，虽然像蛇、鹰也以老鼠为食，但却完全无法震撼猫作为老鼠天敌

的地位。《礼记·郊特牲》中就有写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钱玄等，2001：346）”由此可看出，中国驯养猫的目的性非常明确，那就是治鼠患。

关于猫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大部分学者认为，猫是在汉代时随着丝绸之路被传入中国。而中国人是在西汉末年才将猫驯化。日本考古学家上原虎重曾在他的著述中，也说明猫是西汉末年才被中国驯化（转引自郑婧婧，2016：8）。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猫是唐代时才被传入中国的，而猫当时在中国的作用是用以保护经书，宋代的罗愿在《尔雅翼》中写到“猫乃小兽之猛者，初，中国无之，释氏因鼠啮佛经，唐三藏禅师从西方天竺国携归，不受中国之气。（【宋】罗愿，2005：201）”但显然这个说法是根本不可靠的，因为在唐代以前，中国就有非常多的文献是有猫的。

以上的说法大部分都认为中国本土是没有猫的，但是关于中国本土到底有没有猫，是不能就此下定论的。外国学者认为猫的祖先是来自北非和中东各古国的各种野猫，后来才慢慢传播到世界各国。但是，在2014年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胡耀武等人发表了一份研究，他们证实了中国早在仰韶时期就驯养了猫，他们从陕西泉护村出土的猫骨发现它们都摄取了一定量的粟类农作物，这很有可能就是被人类长期喂养的（胡耀武等，2014：117-119）。由此可证明，中国在非常早的时候就有了猫，而且是已经被人类驯养的猫。所以，猫在唐朝才被引进的说法并不成立。

“猫”这个字最早出现于《诗经·大雅·韩奕》，“孔乐韩土，川泽訏訏，魴鱖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罴，有猫有虎。”。但当时的“猫”字，所指的也许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猫。根据高亨《诗经今注》的注解，这里的“猫”说的是一种毛色浅淡的虎（高亨，2009：461）。这个说法是根据《毛传》的“似虎，浅

毛者也。”的注释。但据后人考证，其实这里的“猫”是指山猫，而不是虎（程俊英，2004：498）。山猫是没有被人类驯养的猫，当时和老虎一样充满着野性的习性，因此与家猫区分开，但它依然是猫的一种。

但《诗经》的猫到底是虎还是猫还是存在一定的争议性，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国汉代或汉以前的文献来看，猫也一定是在隋唐之前就存在于中国。西汉末年才引入猫的说法也无法成立。《说文解字》中的“猫”释义为“狸属。从豸苗声。（【汉】许慎，1963：198）”而《埤雅》中解释“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之字从苗。（【宋】陆佃、姜机，2002：37）”所以，《说文》中的猫大概就是我们现今认知的猫，较无大争议。因为它符合猫捕鼠的特征，只要符合善于捕鼠的特征，那么“猫”字所指的猫大约就毫无争议是现今认知的猫。

更早的文献，如《庄子》里曾言“骐驎骅骝，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王先谦注，1954：94）”，从其捕鼠的功能来看，其中的狸狌看起来应该是指猫。又如东方朔的《答骠骑难》中所写，“骐驎騊駼，飞兔騊駼，天下之良马也，将以捕鼠，不如跛猫。”意为天下良马用以捕鼠，都及不上一只跛脚猫。从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猫确实在汉代以前就存在于中国。

如上文所说，中国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猫了。但是，以上的证据只能说明人们为了猫对于农业的功能性而蓄养猫。而中国开始纯粹把猫当成宠物的时间，大约是在唐宋时期，更准确的说法是宋朝时期。根据《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的说法，宋代是盛行养宠物之风的，猫在宋代不再仅作为农业的工具，而是被当作纯属娱乐的宠物（徐吉军等，2001：774）。宋代以前的人很少有养宠物的概念，全民养宠物是宋代才开始的热潮。本文所研究的朝代范围隋唐，当时的中国是有猫的，猫对当时人而言也并不是稀有的动物，但也还没普及为全民的宠

物。

（二）隋唐时期文化中的猫

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本文要研究的课题，就必须了解猫在隋唐时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要了解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个动物，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作品大致窥看一二。虽然猫在隋唐文学的诗文名篇中很少出现，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出现。所以本文将在这一节中探讨猫在隋唐文学中的形象以及其作用。

从某一些唐诗来看，唐朝仍保留迎猫习俗。关于迎猫习俗的记载，最早是在《礼记·郊特牲》，当中写到了当时迎猫和迎虎的社会习俗，“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钱玄等，2001：346）。”这个迎猫的习俗在唐代也得以保留。我们可从一些唐诗中看到迎猫的习俗在唐朝也是存在的，例如李端的〈长安感事呈卢纶〉中写到“扞虱欣时泰，迎猫达岁丰。原门唯有席，并饮但加葱（彭定求，2008：3277）。”再例如，柳宗元的〈掩役夫张进骸〉写到“猫虎获迎祭，犬马有盖帷。”这两首诗里面都提到了“迎猫”，从两首诗可见唐代确实保留着这一个习俗。根据《礼记·郊特牲》的记载，天子需要在年终之时进行蜡祭，以祭祀八神，而这八神和农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可以为农民防患灾祸。而猫虎并列为八蜡神祇之一，它们有助于农民防备田鼠和山猪。因此，迎猫习俗皆因猫可防备鼠患有助于农业，是基于猫捕鼠的功能所能对农业的贡献而衍生的习俗。

在唐诗中，诗人也常常强调猫的捕鼠功能。在这些提及猫的唐诗中，猫一般会和老鼠一起出现。例如，寒山的诗三百三首的其四十五“骅骝将捕鼠，不及跛

猫儿。（彭定求，2008：9069）”。骅骝是一种高级的骏马，但是用骅骝来捕鼠的话，它还及不上一只跛脚猫。这里就看出了当时的人们对于猫的捕鼠能力的一种认可。再有一个强调猫捕鼠功能的诗作为例子，裴谖的〈又判争猫儿状〉“猫儿不识主，傍家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谖。（彭定求，2008：9891）”这里说的是猫不会为了一个特定的主人而捕鼠，只要有老鼠，哪怕是隔壁家的它也会去捕捉，因此这两家邻居常常为此而争吵。这里又再次印证了猫捕鼠的能力。再比如元稹的〈江边四十韵〉“停潦鱼招獭，空仓鼠敌猫。土虚烦穴蚁，柱朽畏藏蛟。（彭定求，2008：4536）”说的是几组天敌关系，里头就包含了猫和鼠。这些作品的共同点都是猫鼠同时出现，强调猫捕鼠的功能性。可见，唐朝时的人们视猫为老鼠的天敌是非常普遍的。

此外，在唐传奇的志怪小说中，也有以猫作为题材或小角色出现的作品。《玄怪录·崔绍》中略有提及在南土风俗中，他们视猫在家中产子为不祥之兆。《玄怪录·崔绍》故事中的主角崔绍家中有雌猫产子，他因此心中不喜，就残忍杀死了该雌猫与它诞下的二子。这一段描写就印证了南土风俗中，猫在家产子是不祥之兆，会令人不悦。而这篇故事的后续写到，崔绍在杀死猫之后他便患上了热疾而死。阴差就对崔绍说，崔绍病死是因为他曾经杀害过的三个冤家告发了他，那三个冤家就是崔绍杀害的那三只猫。《玄怪录·崔绍》描写了猫的猫首人身的形象，这添加了该小说的志怪色彩，也让猫在小说中有了志怪化的一面。《稽神录·唐道袭》中写到“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蓄猫，戏水于檐溜下。道袭视之，稍稍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尔雷电大至，化为龙而去。（李昉等，2003：3584）”这里写到了猫在雷雨天中的异变，最终猫化身为龙而离去。这段描写也显现出了猫的志怪化的一面。

隋唐文学中除了对于迎猫、猫捕鼠和志怪化的描写，也有一些着重描写猫的品性的文章。例如韩愈的《相猫乳说》。这篇文章是韩愈看见马燧家中的猫事有所启发而写。里面描写了马燧家的两只母猫同时产子，其中一只不幸死去，而另外一只猫看了就将死去的猫的猫子叼到自己的窝一起抚养。在这篇文章可以看见猫慈爱的一面，而韩愈也非常欣赏这种品性，以猫的这种温厚慈爱的性情借喻他的好友马燧的品性。关于“猫相乳”的说法，除了韩愈，张鷟在《朝野僉载》中也有类似的描写，“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内，惯食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唐】刘餗、张鷟，2008：72）。”这里所描写的是猫不介意对一只小狗哺乳，基于母爱所以它不将狗视为异类，将狗和自己的孩子共同哺乳。可见，“猫相乳”的说法在当时应该是人们熟知的习性，猫可以哺乳自己孩子以外的孩子。而猫的这个习性也和当时的道德观念契合。但是，这两篇描写“猫相乳”特性的文章，还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猫是被饲养它的人所感化而变得仁爱，文章的目的更倾向于表扬猫的主人，他们的仁爱令到猫也被感染而变得仁爱。

综上所述，可以看见猫在当时的文学中，是有着多面性的。由于猫捕鼠的功能，他们对猫是尊重的，所以依然保留着迎猫的习俗。而且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猫就是老鼠的天敌，因此猫鼠一起出现的诗作不在少数。此外，猫在小说中也有着志怪化的一面。在唐代的文章中有描写到“猫相乳”的特性，看见了猫“仁”的一面，但这一面是被人为所感化的。这就是从文学作品中可以看见的关于当时人们对于猫的印象，它并非是单一的形象，而是多面性的。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再进入本文所要探讨的隋唐政治的“猫事件”，则会更理解那些政治人物以及人们对于猫的感受。

三、隋朝“猫鬼”事件

前文提到猫在隋唐时期的文学形象是多样化的，而其中就有志怪化的一面。“猫鬼”是一种与猫有关的巫蛊之术，有了“猫鬼”一说，就使到猫在当时就更具志怪化的一面。要探讨独孤皇后“猫鬼事件”，就必须先知道猫鬼是什么。在隋代时期，猫鬼在民间和宫廷的状况又是如何。猫鬼，是一种巫蛊之术，曾盛行于隋朝，甚至被载入隋代的正史以及医学典籍。隋朝所发生的猫鬼事件指的是独孤皇后被异母弟以猫鬼咒之，这件事在当时颇为轰动。这件事在隋朝的正史《隋书》中，猫鬼被直接正面写入这件事。

（一）隋朝猫鬼文化

“猫鬼”曾经在隋朝盛行一时。“猫鬼”属于民间精怪崇拜(即万物崇拜)中的动物崇拜行为，兼有南方巫蛊的一些特征(鄂崇荣，2012:1)。它是一种巫蛊之术。在隋代的很多文献都有关于猫鬼的记载。有不少学者都有针对“猫鬼”作出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当中，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猫鬼是来自于羌族的文化信仰，是邪神的一种。它是一种怪诞的存在，它既非人、非神又非鬼，但又是藏羌彝走廊内部各民族普遍信仰的邪神之一。

这一章要探讨的是，猫鬼如何进入到隋朝，又如何影响当时的人们。事实上，在隋代巫蛊之术是非常盛行的，而猫鬼只是众多巫蛊之术的其中之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论及六朝志怪小说盛行的原因，“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

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越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怪志怪之书。（鲁迅，1973：183）”中国自古就对巫术有所信仰，在隋朝这个时期，民间还是处于巫术盛行的状态，所以当时才产生了很多的志怪小说。且自晋代至隋代，都是巫术盛行的时代。所以，猫鬼会存在于当时社会的信仰体系里，也不足为奇了。

在隋代，巫术的盛行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在宫廷里也一样盛行。《隋书》曾载几个以巫术治病的案例。隋炀帝在位时，太子杨昭得病，当时也是由精通巫术的人为太子诊治，巫者称病因是房陵王（被废而去世的太子）作祟，这是当时怨灵作祟的典型病例。这个案例中太子得病离不开神鬼之说，解开病因也离不开精通巫术之人。由此能充分证明隋代民间至宫廷都对巫术存在一定的依赖，以至于将巫术当成是治病的正规方法。

隋代医学典籍《巢氏诸病源候总论》中，记载了很多和鬼怪作祟而导致的病痛，且写得有因有果言之凿凿。这本医学著作也可以看见，其实当时隋朝的人们是深信鬼神作怪和巫术的作用的。猫鬼也是被记载在《巢氏诸病源候总论》的一种病，“猫鬼者，云是老狸野物之精变为鬼蜮，而依附于人，人畜事之，犹如事蛊。以毒害人，其病状心腹刺痛，食人府藏，吐血利血而死。”猫鬼是老狸之类的野生动物化成的妖怪，人们需要像养蛊那样供养猫鬼。它能以毒害人，中了猫鬼毒的人会有心腹刺痛，吐血而死的症状。从《巢氏诸病源候总论》的描述来看，猫鬼是一种能使人中毒而死的危险蛊术。

在隋代，正处于魏晋之后五胡乱华的局面。因此，在那个时候，其他民族的文化或信仰得以融入中国。源自羌族的猫鬼文化带到了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加上，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排斥巫术这类文化。巫术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定的

位置，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张紫晨，1990：264）。周代至春秋，关于巫术的记载是最多的，那个时期的出土文物中也有很多与巫术有关的文物，就连甲骨文也多是记载占卜结果的文物。这种中国古代对巫术的信仰不仅仅在周代至春秋，在汉代、唐代、宋代也有关于巫术的历史活动，他们以这些活动为他们消灾解难，大至于旱、地震、山崩、日蚀、瘟疫，小至耳鸣、眼跳、心惊、梦魇，无不运用巫术解之（张紫晨，1990：268）。因此，像猫鬼这样的巫蛊之术能够流传到中国并不足为奇。

猫鬼巫术是中国古代巫术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从类别来看，可以归为伤害别人的黑巫术之中，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当然荒诞不经，除了猫鬼巫术之外，随时还有地域特征鲜明的各种蛊毒流行（赵宏勃，2010:72）。巫术，是人类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幻想依靠某种力量或超自然力，对客体施加影响与控制的一种行为（张承宗、魏向东，2006：500）。猫鬼显然是符合巫术的定义的一种巫蛊之术。猫鬼是一种依附于人的巫蛊，有人说猫鬼是老猫的鬼魂所化成的鬼怪，因此想要蓄养猫鬼的人必须缢死一只老猫，之后为它设七七四十九日的斋醮，那它可以幻化成猫鬼，为猫主所用。以目前能看到的资料来看，猫鬼的作用是与金钱有关的。人之所以会养猫鬼，是要猫鬼向别人取得钱财，而人们饲养猫鬼的目的也多在于害人夺财，或使人致病。

而令到猫鬼在隋朝轰动一时的，大约就是独孤皇后被咒一事。

（二）独孤皇后、郑祁耶与郭沙罗“猫鬼”事件

猫鬼事件在隋朝轰动一时，在《隋书》中也曾载独孤皇后被猫鬼诅咒一事。

根据《隋书》的记载，这件事是独孤皇后的异母之弟独孤陀所造成的。

《隋书》是这么写的：

“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转入其家。上微闻而不之信也。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者视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杨素之异母妹，由是意陀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陀因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也。（【唐】魏征等，1973:1790-1791）”

这一段引文大意是说独孤陀的妻母好左道，养过猫鬼。有一天，独孤陀向妻子讨钱买酒，妻子不给。因此，独孤陀便指使婢女徐阿尼用猫鬼先后到杨素和独孤皇后的居所得钱财，因为这样杨素的妻子郑祁耶和独孤皇后都被咒得了病。徐阿尼本是从独孤陀的妻母家来，因此徐阿尼懂得猫鬼之术。太医来给杨素的妻子和独孤皇后诊治，两人都被诊断为患上了“猫鬼疾”。郑祁耶是独孤陀妻子的异母妹，而独孤皇后是独孤陀的异母姐姐，此二人都与独孤陀有关，因此，独孤陀很快就被怀疑，徐阿尼也招认了这件事。独孤陀因为与独孤皇后的关系，这件事败露之后得以免于死，但却被贬为了庶民。

这件事之后，隋朝严禁饲养猫鬼。隋文帝下令严禁饲养猫鬼和其他的巫蛊之术，《隋书》也有所记载，“五月辛亥，诏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唐】魏征等，1973:43）。”

从这件事来看，猫鬼的来历是独孤陀的妻子的母亲，是独孤陀的妻母将猫鬼之术授予徐阿尼，所以才酿成了郑祁耶和独孤皇后被咒的祸端。然而，事实上，独孤皇后并非隋朝历史所记载的被猫鬼诅咒的第一人。早在独孤皇后之前，独孤

皇后的舅舅郭沙罗就为猫鬼所害。郭沙罗被猫鬼所害的事被记载于《北史》之中。而根据《北史》的记载，用猫鬼之术害死郭沙罗的人，是独孤陀的外祖母高氏。根据《北史》记载，“陀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杀其舅郭沙罗，因转入其家。上微闻而不信。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视之，皆曰：‘此猫鬼疾。’（李延寿，1991：2172）”这一段描写大致与隋书相同，但当中关于猫鬼的来历却和《隋书》中的描写有出入。

《隋书》中的猫鬼是独孤陀的妻母传授给徐阿尼的，而《北史》中却写是独孤陀的外祖母高氏养过猫鬼，自然而然传入了独孤陀家。至于这两者关于猫鬼的来历，谁的可信度更高？本文的立场是两者的可信度都并不高。这两者对于猫鬼的来历都是一笔带过，缺乏了细节的描写。《隋书》中只说先养猫鬼的是独孤陀的妻母，未提及姓名，也并未提及独孤陀的妻母为何饲养猫鬼，也没有提及饲养猫鬼是独孤陀妻子一家的文化习俗，又或是只是独孤陀妻子母亲的个人在饲养猫鬼。同样的，《北史》对于独孤陀外祖母养过猫鬼也没有太详细的记载，只说了高氏用猫鬼来杀害了郭沙罗，但《北史》并没有提供再多的细节和证据去印证这一点。

《北史》记载，郭沙罗是独孤陀的舅舅，而高氏是独孤陀的外祖母，那么按常理来说，郭沙罗就是高氏的儿子。当然，郭沙罗和高氏是否是血缘关系上的母子并不能就此妄下定论，因为没有历史证据能证明高氏是郭沙罗的生母，又或是继母、小母的关系。按常理来说，如果郭沙罗是高氏的儿子，那么高氏以猫鬼杀害自己的儿子似乎是非常不可置信的，这是有悖于常理的。因此，郭沙罗和高氏可能是并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高氏以猫鬼杀害郭沙罗可能是出于家族经济纠纷。因为前文提到猫鬼的作用其实与钱财有关，独孤陀用猫鬼咒害郑祁耶和独孤

皇后的目的就是盗得钱财。但，郭沙罗到底是不是高氏以猫鬼所杀？以《北史》一笔带过的记载来看，对此没有再多的细节描写，那高氏养猫鬼杀子就有可能被杜撰出来的。

当然，也有可能《北史》和《隋书》的记载都是正确的，因为高氏养猫鬼和独孤陀妻母养猫鬼是不相互冲突的。也即本文认为这二者是有可能都有同时饲养猫鬼，又同时与独孤陀有关，《隋书》、《北史》各取一者作为独孤陀家中猫鬼的来历，因此两者记载看似有所出入，但实则并无冲突。在隋代，饲养猫鬼的人可能并不少见。以上这些关于猫鬼的事件都是由正史所记载。除了《隋书》、《北史》，《太平广记》也曾提及猫鬼。在《太平广记》的记载中，隋朝时被猫鬼所牵累的人，高达上千家。从《太平广记》里说的这个数目，结合《隋书》和《北史》中记载高氏和独孤陀妻母有饲养猫鬼来看，养猫鬼的人或许不在少数。但《太平广记》一书只是一部小说，里面的故事大多带有志怪色彩，因此，关于猫鬼的这一段描写可信度可能并不高。但是，再结合当时《隋书》所载的“五月辛亥，诏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唐】魏征等，1973:43）。”我们至少可以得知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隋代时期饲养猫鬼不仅仅是一个个案，除了独孤陀，民间一定还有其他人也在饲养猫鬼。

对于猫鬼，在独孤皇后和郑祁耶被咒之前，隋文帝是“微闻而不信”的。这里的微闻而不信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第一，隋文帝不相信独孤陀在饲养猫鬼；第二，隋文帝不相信猫鬼这种巫蛊之术，认为猫鬼之术纯属无稽之谈。但显然隋文帝是前者。隋文帝在历史上是个颇为迷信的人，他迷信佛教也迷信鬼神。所以，显然他是相信巫蛊之术的存在的。

在隋代之后，猫鬼似乎不再被人提起。但在唐代却发生了另一件与猫有关的

事件，那便是武则天禁猫事件。在下文，本文将会探讨武则天禁猫与独孤皇后猫鬼事件的关联性。

四、唐代“禁猫”事件

武则天禁猫是发生在唐代。而武则天为何禁猫，这与萧淑妃说的一句咒语有关。萧淑妃曾对武则天咒说：“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扼其喉！”自此，武则天便对猫产生了恐惧，甚至下令禁止宫中饲养猫。这件事发生在独孤皇后猫鬼事件之后，因此有学者认为武则天禁猫与隋代猫鬼事件有所关联。下文将要探讨的便是这两起事件之间究竟有无关联。

（一）武则天畏猫与禁猫

唐代也有猫鬼事件，虽然唐代的正史没有直接写到“猫鬼”这个词，但是，猫鬼却存在于唐律中。在《唐律义疏》卷十八中有写到：“若自造、若传畜猫鬼之类及教令人，并合绞罪。若同谋而造律不言皆即有首从（刘俊文，1996：1300）。”也正因此，学者卢向前认为武则天所怕的并不是普通的猫，而是猫鬼。武则天被萧良娣诅咒后，所下的“禁猫令”也是为了防范有人饲养猫鬼。上文提及，如要获得猫鬼，就必须缢死一只老猫，而后作斋醮，那么老猫的鬼魂就会化为猫鬼，为其主人所用。因此在理论上，武则天禁猫也确实能够防范有人蓄意饲养猫鬼。禁止饲养猫鬼在隋朝是有先例的，但并未上升到连猫都不能养的地步。

隋朝独孤皇后猫鬼事件曾轰动一时，武则天与独孤皇后所在的年代相差不多，因此武则天极有可能听闻过猫鬼。再加上，武则天和隋文帝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历史上非常迷信的皇帝，对佛教有着狂热的热爱，同时也迷信鬼神风水

等事。因此，如果说武则天会相信猫鬼巫蛊，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武则天禁猫和独孤皇后猫鬼事件有无关联并不能就此下结论。

有关武则天禁猫，在《资治通鉴》中是这么记载的：

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宋】司马光，1963：6284-6295）。

后世人说武则天“畏猫”多是出自这一段记载。但是，单从这段记载的内容来看，其实在资治通鉴中是没有直接指明武则天怕猫。上述所记录的情况是武则天被咒骂之后，就“由是宫中不畜猫”，并没有说武则天怕猫。而之后武则天看见萧、王二人的死状，才感到害怕，所以迁居蓬莱宫，终身不归长安。由此可见，武则天之所以迁宫不是因为怕猫，而是因为对萧、王二人的恐怖死状产生了阴影。文中并无记载武则天怕猫，而是记载武则天害怕王、萧的死状。因此，武则天迁宫其实与怕猫无关。所谓的武则天怕猫，其实是后人带主观性质的解读。宫中不畜猫并不等同于武则天对猫有着恐惧。所以，单从这一段记载，是不能断定武则天“畏猫”的。文中没有一个用词明确表明武则天有畏猫倾向。

关于同一件事件，《旧唐书》中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是这样的：

庶人良娣初囚，大骂曰：“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宫中不畜猫（【后晋】刘昫等，1975：2170）。

在《旧唐书》的这一段记录里，也是不能看出武则天有畏猫倾向的。这里面记录了武则天下禁猫时的情绪，是“怒”，而不是“畏”。根据这段记载，与其说武则天“畏猫”，还不如说是对萧淑妃这段话感到愤怒，于是迁怒到了猫身上，而下了禁猫令。这一段描述无法体现武则天任何畏猫的情绪，同一个事件的描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区别在于《旧唐书》描写了武则天“怒”的情绪。显然的，“怒”和“畏”二字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但，从《资治通鉴》和《旧唐书》这些正史的文字来看，没有关于武则天“畏猫”的正面描写。甚至如果大家只看过这两部正史的话，是不会有个人认为武则天因萧淑妃的诅咒而怕猫的。因为，《资治通鉴》中还有记载另外一件武则天和猫的事迹。以下为《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另一起关于武则天和猫的事件描写：

“太后习猫，使与鸚鵡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惭（【宋】司马光，1963：6484）。”

这里说的是武则天训练猫和鸚鵡共处。这件事是发生在武则天老年的时候。若她真的因为萧淑妃的诅咒而产生了阴影，从此怕猫的话，又怎么能够亲自训练猫和鸚鵡共处呢？可见，其实武则天根本不怕猫。有学者认为武则天怕猫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但本文的观点为武则天“畏猫”只是由始至终都只是一个以讹传讹出来的讹传。而关于武则天“畏猫”谣言的出处，其实是来自于史学家的偏见和文学人的想象，才导致了武则天畏猫的说法言之凿凿，误导了后世人武则天有畏猫倾向。

武则天作为中国罕见的女性统治者，向来是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创作题材，因此武则天这个人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往往充满了传奇性和戏剧性。而畏猫这一笔也多是文人墨客所强加在武则天身上的戏剧标签。例如，在《新唐书》关于武则天的记载，明显是更倾向于小说化的。《新唐书》和《旧唐书》、《资治通鉴》的不同就在于《新唐书》加了武则天虐杀萧、王二人的情节，里面的描写是这样的，“武后知之，促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瓮中，曰：‘令二姬骨醉！’数日死，殊其尸。（【宋】欧阳修，2003：3474）”而《新唐书》所描绘的这段事件，和吕雉虐杀戚夫人的情节极为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新唐书》是参考了吕雉和戚夫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再创造出武则天虐杀萧、王的情节，增加了这个事件的戏剧性。因此，武则天对萧、王二人是否存在虐杀，一直以来都有所争议。关于武则天的事迹中，不乏这种小说化的描写，因此，所谓“畏猫”一说也有着被虚构的可能。

元代杨维桢《武后》诗云：“忠良斩刈若刍豢，乳虎苍鹰积满朝。可是唐臣无杜伯，危心只忌六宫猫。”史书没有武则天畏猫的直面描写，但是这首诗却出现了武则天“忌六宫猫”的说法。可见，武则天“畏猫”只是历来民间的谣传带给人的错觉，她其实并不怕猫，从《史书》上的描写来看，禁猫事件中也谈不上对猫鬼有所忌讳。因为就目前所掌握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向猫在唐代时期人们的心目中等同于猫鬼。在本文的第二章中，曾引多个文学作品为例探究猫在唐代的形象和作用，其中哪怕猫在部分文学作品中有着志怪化的一面，但没有任何作品指向猫等同于猫鬼这类巫蛊。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出社会的情况，从第二章所引得众多文学作品中的猫都与猫鬼无关，可见当时的人们没有将这二者混为一谈。猫即猫，猫鬼即猫鬼，二者是不同的两样东西。

隋唐时期的宗教信仰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样化（吴玉贵，2006：552）。因此，不排除当时确实是盛行一些所谓的巫蛊之术，也不排除猫鬼在唐代依然存在。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萧淑妃对武则天用了猫鬼巫蛊。因此，在这个事件当中的“猫”指的并不是猫鬼，而是萧淑妃希望轮回转世后成为武则天的天敌或克星，而猫恰好是鼠几千年来天敌，所以萧淑妃在这里的诅咒使用了猫鼠。而这一点也能证明，其实当时她们是深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对于佛教的“轮回说”深信不疑。武则天本身是个虔诚地佛教徒，她未必相信猫鬼，但她必定相信因果轮回的说法。萧淑妃以猫鼠咒武则天，和武则天因梦魇而迁宫是对于她们宗教信仰的反映。而猫和唐代的宗教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在下一节本文将探讨猫与唐代宗教。

（二）从“猫事件”看猫与佛教之关联

上文提及，武则天和隋文帝、独孤皇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对于佛教的热爱。被猫鬼所咒害的独孤皇后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隋文帝杨坚，字那罗延，那罗延是个充满佛教色彩的用词，是一个神尼为隋文帝所起的字。而在《北史》中有记载独孤皇后的名字叫伽罗，而“伽罗”是佛经中常出现的梵语音译词，可见她与佛教的关系密不可分（杜斗城、吴通，2014：55）。他们所用的名字至少能证明他们所在的环境是充满佛教氛围的。再者，他们都是和上文所提及的“猫事件”有所关联的人物。那么，猫和佛教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上文所提及的“猫事件”中，猫的形象并不那么正面。在独孤皇后猫鬼事件中，它扮演着一个邪恶的巫蛊之术；在武则天禁猫事件中，它被萧淑妃用作一个怨毒的诅咒；在武则天习猫与鸚鵡共处的事件中，它因饥饿残忍地将鸚鵡捕食。这三起事件都足以见得猫的生性并不良善。

要说到猫和佛教的关联，唐代还有另一起值得关注的猫事件。那便是李煜的次子李仲宣被猫惊吓而死。史书对李仲宣的死是这样描述的：

“宋乾德二年，仲宣才四岁，一日戏佛像前，有大琉璃灯为猫触堕地，哗然作声，仲宣因惊得疾，竟卒。（转引自：黄汉等，2016：77）”

李仲宣四岁时，在佛前嬉戏，当时有猫将大琉璃灯弄跌在地上，发出了极大的声响，李仲宣便被吓死了。这起猫事件与前两段猫事件时隔较久，因此它看似与前两段猫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但实则它和前两段猫事件仍然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与宗教、佛有关。

在佛教的教义里，猫这类肉食性动物是不能解脱轮回的。猫因天性就有杀性，所以终生都无法摆脱业障，身心都永远被束缚（付婷，2012：103）。所以，佛教的轮回说其中就有提到作恶多端的人来世就会成为猫、虎等肉食兽。因此，猫在佛教中是一种不幸又不仁的动物。

上文所提及的所有猫事件都围绕着佛教的氛围，而猫大抵也是以不仁、不幸的面目被呈现出来。猫鬼是被绞死的老猫鬼魂所制造的巫蛊，猫被人恶意绞死是不幸，鬼魂无法超脱是不幸，被用于做坏事徒增业障也是不幸；成为猫鬼害人不仁，被武则天禁止蓄养又被训练与鹦鹉共处，最终猫无法忍受饥饿杀死鹦鹉是不仁。李仲宣被惊吓而死也是体现了猫的不仁。这几起猫事件中的猫，都与佛教所定义的猫相契合。

说到唐代的猫，不得不提到武则天的一个宠臣，李义府。李义府是武则天的宠臣。在王皇后被废黜之后，李义府极力拥戴武则天当皇后，在武则天得到权力

之后，李义府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武则天的得力爪牙。都说武则天畏猫，但她的宠臣李义府却被人称之为李猫。李义府是唐朝著名的奸臣。按照《旧唐书》的说法，人们之所以称他为人猫，是因为他“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后晋】刘昫等，1975：2767）。”笑里藏刀，有着柔弱的外表，实际上却是凶残的猛兽。这句话确实概括了猫的某一些特性。猫虽然和其他猛兽比起来，体型娇小，但它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肉食动物，有着优秀的猎捕能力，老鼠和鸟类都逃不过它的爪子。而猫的表情和狗比起来并没有那么丰富，人类很难用肉眼分辨它真正的喜怒，因为它看起来无时无刻都在微笑。李义府也有着这样的特性，因此被称为“猫”。

在佛教里，也有这么一个形象的佛，那便是弥勒佛。弥勒佛在世人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大肚子笑口常开的佛。因此，有人说李义府有着一副弥勒佛般的笑脸。同时，武则天和弥勒佛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则天自称自己是弥勒传世，弥勒向来被称作是未来佛，在政治中向来有着不寻常的意义，要推翻朝政的人总会打着弥勒佛的名号。巧合的是，有着弥勒佛般笑脸的李猫就是协助武则天登位的助力人物。

综上所述，在唐代，猫和佛教似乎有着一种微妙的关联性，在上文所提及的猫事件中，猫的形象与佛教所说的不幸不仁之兽基本上是契合的。

五、结语

猫早在仰韶时期就存在于中国，作为能够改善鼠患的动物，从农业社会开始就一直被人们蓄养，猫一直被视为鼠的天敌长达数千年，甚至位列八蜡被人所祭拜。有关猫的文学作品并不多，但本文归纳了隋唐时期以猫为题材的作品，它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是多面性的形象，它既有志怪化的一面，又有着仁爱的一面。

上文详叙了几起隋唐时期的猫事件。在隋代，郭沙罗、独孤皇后及郑祁耶先后被猫鬼巫蛊所咒害，使到当时社会闻猫鬼而变色，隋文帝更是下令饲养猫鬼者将投于四裔，《太平广记》载因此事受牵累的人高达数千家。因隋代猫鬼之事颇为盛行，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武则天畏猫心理源自于对猫鬼的恐惧。但本文作出的结论为武则天畏猫仅是谣传，从正史的记载来看，武则天由始至终都不曾畏猫，因此也谈不上对猫鬼心存恐惧。武则天畏猫更多是从虚构的文学作品中讹传出来的谣言。

但是，从上述几起猫事件中，本文发现到了这几起猫事件与佛教的关联性，猫在佛教中是不仁又不幸动物，猫因为是天生的肉食动物，天性较残暴、冷血无情、爱好杀生，它们不仁的天性就与佛教戒律相违背，因此它们无法摆脱业障的束缚。猫不仁又不幸的一面在这几起猫事件中都得到了印证，而这几起猫事件发生在佛教鼎盛时的隋唐时期，这几起猫事件的主人翁也有佛教密不可分，故猫在这几起事件中的特殊性是佛教带来的印象。

参考文献

一、书籍

1. 张承宗、魏向东（2006），《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 程俊英（2004），《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范行准（1986），《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4. 高亨（2009），《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2003），《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
6. 【后晋】刘昫等（1975），《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7. 胡戟等（2002），《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刘俊文（1996），《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
9. 鲁迅（1973），《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彭定求（2008），《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
11. 钱玄等（2001），《礼记》，长沙：岳麓书社。
12. 【清】黄汉等（2016），《猫苑猫乘》，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13. 徐吉军等（2001），《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4. 吴玉贵（2006），《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5. 【宋】李昉等编（2003），《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
16. 【宋】罗愿（2005），《尔雅翼》，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 【宋】陸佃、姜夔（2002），《埤雅汉隶字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18. 【宋】欧阳修（2003），《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19. 【宋】司马光（1963），《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20. 【唐】李延寿（1991），《北史》，北京：中华书局。
21. 【唐】刘餗、张鷟（2008），《隋唐嘉话 朝野僉载》，北京：中华书局。
22. 【唐】魏征等撰（1973），《隋书》，北京：中华书局。
23. 王先谦注（1954），《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24. 王明珂（2016），《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5. 张紫晨（1990），《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二、学位论文

1. 郑婧婧（2016），《两宋巧鸟画中的狸奴题材》，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杭州。
2. 韩林（2012），《武则天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未出版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天津。

三、期刊论文

1. Hu Y, Hu S, Wang W, Wu X, Marshall FB, Chen X, et al. Earliest evidence

for commensal processes of cat domestic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4;111: 116 - 120.

2. 卢向前（2006），〈武则天“畏猫说”与隋室“猫鬼之狱”〉，《中国史研究》，
2006年第1期，页81-94
3. 付婷（2012），〈武则天“畏猫说”再探——兼论唐代“猫”的形象〉，《唐史
论丛》，2012年第2期，页96-109
4. 李荣华（2010），〈隋代“巫蛊之术”新探〉，《五邑大学学报》，2010年第3
期，页78-81
5. 杨洪涛（2016），〈武则天的宠臣的“宠”字解析〉，《领导科学》，2016年
第18期，页51-52
6. 鄂崇荣（2012），〈崇拜与恐惧——河湟地区多民族信仰猫鬼神的宗教人类学
分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页1-30
7. 赵宏勃的（2010），〈隋代的民间信仰——以巫覡的活动为中心〉，《南京师大
学报》，2010年第1期，页69-74
8. 杜斗城、吴通（2014），〈隋代独孤皇后与佛教关系论述〉，《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2014年第3期，页54-62